

「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事件

黃智慧

當八月十三日
小泉首相實踐諾

言，前去靖國神社參拜後，國內
媒體多用「不顧國內外輿論的強

烈反對，小泉終於」的開場白
來報導，並且只集中報導反對靖
國神社參拜一方的說詞，好像小
泉是個一意孤行的右翼政客而已

。這樣的報導方式，很不負責而
且偏頗，誤導台灣民眾對現代日
本社會的認識。
事實上，這十年以來，在日本
的輿論界，右派的抬頭相當明顯
。所謂「抬頭」的意思，也就是
說，原來的日本輿論界主流是由
左派所主導（在教育界尤其如此
，「日教組」的勢力龐大），少
數的右派好不容易開始掌握發言
管道。原本毫無銷路可言的保守
派各種論著，在九〇年代不景氣
的書市中，屢屢締造佳績，動輒
數十萬冊的銷路，跌破觀察家的
眼鏡。問題是，為什麼右派能在
輿論界發揮影響力，逐漸引起日

本人民的共鳴？靖國神社參拜，
以及中學歷史教科書問題，其實
都是在這個問題的延長線上，只
不過上演的地點換成了政治的舞
台。

對於這一系列的問題，中國與
韓國的解讀，仍一口咬定舊日本
帝國軍國主義復甦，反應異常激
烈，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日本
的舊軍國主義真的復甦的話，老
實說，不只中、韓或亞洲，甚至
美國也會跳出來試圖阻止。但問
題是，歐美各國對日本的理解，
並沒有導引出這樣的答案。而綜
觀日本內部的輿論界，就算是和
右派勢不兩立的左派陣營，也不
至於直接攻擊對手就是軍國主義
復甦。

靖國神社參拜事件，左派祭出
了二大法寶，企圖牽制小泉的參
拜：一、違反憲法明訂的政教分
離原則（第二十條、第八十九條
）。二、靖國神社中有A級戰犯
合祀的問題。關於這二點，小泉

總理並沒有不接受。八月十三日
他是在個人公務休假期間前往參
拜，並且自掏腰包花錢獻花，他
也沒有舉行任何拍手、奉祀玉串
等神道儀式；不僅如此，他很早
就聲明，是為了數百萬的戰死者
前去憑弔，絕非為了十數名A級
戰犯前往。因此，左派的這兩點
訴求，發揮的作用極為有限。

左派祭出的另一面大旗，就是
批判小泉此舉將會嚴重傷害亞洲
鄰國的人民情感，有損外交關係
；並且配合了中、韓二國的反對
聲浪，對小泉總理構成極大的壓
力，幾乎動搖了小泉內閣陣營之
團結形象，最明顯的就是外相田
中真紀子的脫線演出。在七月二
十三日東南亞國協外相會議中，
她在聽完中國外交部長唐家璇的
抗議後，不僅沒有當場替首相做
任何辯解，反而於事後面對記者
表態，希望小泉不要前往靖國神
社參拜。一個外交部長在國際外
交場合，發表與自家總理相左的

言論，日本輿論為之嘩然，質問
她「到底是哪一國的外交部長
」。

不過，最糟糕的演出者還不是
她，而是唐家璇。唐家璇略諳日
語，常以此沾沾自喜，喜歡在日
本人面前露兩手。這一次，他可
是弄巧成拙，栽了個大跟頭。

就在唐家璇與田中會談完之後
，面對眾多來自日本的電子媒體
鏡頭，他毫無顧忌地以日語丟出
一句：「我已經言明，教他兩去
頭就走。這句話在日本引起軒然
大波，不論左、右派媒體都大加
撻伐。對於他國的首相，一國的
外交部長竟然使用日語中面對晚
輩下屬的「yamae-gai」命令句型
，無禮至極，違背外交常理；更
何況唐家璇所使用的「言明」二
字，由於發音和日語中另一個詞
彙「嚴命」相同，也引起議論，
到底是「言明」還是「嚴命」？
前者在日文中，已經是相當不客
氣的語氣了，如果是後者的話，
當然更不可饒恕。

所以，左派原本所依靠的來自
中、韓的壓力，反而被日、中二
國外交部長的合作脫線演出，導

致破局。尤其在小泉開始感受強
烈的外交壓力，漸漸鬆口說出他
必須要多考慮的節骨眼上
，他們二人這種傲慢的言行舉動
，反而造成日本國內一致反彈，
使得一些原本感覺無所謂的中間
民眾轉向支持參拜。左派立場也
因此更加為難，無法再訴諸外國
壓力之利器。也就是說，批判小
泉參拜行為將會嚴重傷害亞洲鄰
國的國民情感，這種說法猶如劍
之兩刃，用得不好，反而嚴重傷
害了日本人的國民情感。

問題的本質也就出在這裡。在
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下，大家都
忘了，日本人也有他們的國民情
感。在我看來，這次小泉之所以
提出要去參拜，打從一開始，就
是基於感情因素；提出之後，歷
經內外煎熬，他也曾經一度猶豫
過「深思熟慮」之後，決定前往
參拜。那麼他「深思熟慮」所憑
恃的是什麼？在我看來，毋寧是
日本人的國民情感站在小泉這一
邊。

小泉這個人，過去在日本政界
被稱為「怪人」，因為他在自民
黨政界中獨樹一格，他是歷來唯

一沒有在國會議員會館以外的地方設置辦公室，卻能登上總理寶座的人。也就是說，他和地方的利益集團幾乎沒有掛勾，對手也找不到他和任何企業有來往。因此，他可以大談經濟改革，獲得人民的信任。在上一自民黨總裁的選舉中，有一份宣傳單，要四位候選人寫下自己最受感動的書籍。其他三位都寫了好幾本，唯獨小泉只列出了一本。當時大家都勸他，不要那樣特立獨行，應該多列一些，討好更多人，可是小泉還是堅持。那一本不是什麼偉大的世界名著，而是任誰也沒聽過的日本戰時「海軍飛行預備學生第十四期會」所編的《啊！同期之櫻》。一本海軍特攻隊編隊友為國犧牲所編輯的小書，卻比任何世界名著都深深打動了小泉的心。

所以，小泉會發出肺腑之言：「帶著不可再啓戰端之念，我以總理身分去為國家奉獻犧牲，而不得不上戰場的二百多萬將士亡魂致敬。做為一個日本人，這是非常自然的舉動。」在當首相之前，他也經常去靖國神社參拜。如果我們說，在他未當首相之前，宣稱要去參拜或可獲取軍人家屬的選票，有其政治利益；但是，經歷七月廿九日的參議院選舉，自民黨大獲全勝之後，小泉地位穩若泰山。就政治的觀點來看，靖國參拜並無太多政治利益可言，反而要在外交上付出慘痛的代價，是一個很不划算的舉動，可是，小泉卻依然做出了感情的抉擇。

縱使如此，作為一個歷經磨練的政治家，小泉也不至於愚笨到會去違背民意。事前，經由總理官邸的民意調查，有高達八十%的民意支持小泉的參拜。或許有人會說，這個數據不準，在民主國家中依主事者的態度，民調往往會有可操弄的空間。事實也的確如此，先前左、右派報紙如朝日、產經都做出對自己有利的民調，但是如果看日本Yahoo的網站投票（大概沒有人敢說Yahoo是偏左或偏右），不論是事前的投票，或是參拜後的投票，贊成參拜行為的網路族都高達六成五，反對票約佔三成。可見小泉此舉並非毫無憑恃，說他抓得住日本民心，也不為過。

一朗，在《週刊朝日》的評論文中也吐露：「說句老實話，我的感情和小泉首相其實差不多。」他也曾對中國人辯解道：「所謂A級戰犯既然已被處刑，他們的罪，就僅止於本人，死去之後，遺骸本身是無罪的。在日本，大多數人都認為，人一死就成佛，也成佛了。」由此可見，這個民間普遍的死者即成佛的觀念，連左派陣營本身都無法否認，這種面對死者的宗教文化深層觀念，只要參加過日本葬禮或對日本文化略知一二的人，其實不難理解。更何況，八月十五日正好是日本民俗上的「盂蘭盆會」期間，如同清明節，家家戶戶悼念死者，供養亡魂。

但問題是，日本人面對死者的文化與態度，和中國差異懸殊。如果日本人知道古代中國文化中「一人犯上、誅連九族」的觀念，或是晚近文化大革命中，勇於批鬥父母、親友甚至祖宗八代的觀念，恐怕會大大地咋舌。中國的這種觀念，不但和日本文化中對死者的觀念有明顯差別，和現代國際普遍的法學觀念中「罪惡僅止於本人，不可能牽連其子女」的觀念也頗不相容。

不過，話說回來，對過去因為戰爭而失去寶貴性命的父祖輩，要以什麼樣的心情去面對？台灣也有同樣的問題。面對死者的文化，其實台灣人也是寬厚的。不少人的心目中，蔣介石猶如「A級戰犯」一般，卻未聞「誓死反對慈湖謁靈」。這一次，台灣政府的發言讓各界感到不滿，其實也反映了這六十年來，台灣的戰後反省尚未開始，更遑論結束。台灣總是依據著國民黨教育的邏輯，紀念七七事變，年年慶祝台灣十月「光復」。當年，國民黨來到了台灣，將自己定位成戰勝國，忘記了廣大人民的切身感受，也就是「被殖民者的悲哀」，因此數十年來，擱置台籍日本兵向日本索賠的問題，也不盡力向日本政府追究徵徵慰安婦的戰爭性犯罪問題。

那麼，台灣人民的感情究竟要怎麼擺？謝啟大委員抗議民進黨政府的反應遲鈍，忿忿不平地道：「好像不是中國人一樣。」其實她說對了！台灣人本來在這件事情的感覺上，絕對不是中國人。台灣人是被迫出征到中國、東

南亞、太平洋戰場上的被殖民者，台灣人的父祖輩，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和日本大多數的兵士一樣，都是「為了國家奉獻犧牲，而不得不上戰場」。可是，在二十多萬將士中，有三萬多條冤魂到今天仍沒有人憑弔致敬。只有李登輝曾憑弔過高砂義勇隊隊員，立碑道：「靈安故鄉」！

如果想一想台灣在二次大戰中的位置，我猜謝長廷就不會放馬後砲說「不贊成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尤其是謝主席今後還要領導民進黨組成友好協會，肩負起對日外交的重責。

我會建議他不必事後批評他國首相的行為，如果他改口說：「我們很能理解日本人的國民感情，我們台灣也有類似的困境，希望今後我們兩國能互相理解過去共同的歷史，反省戰爭的罪惡，以理性的態度處理戰爭責任問題，也攜手努力，為亞洲區域和平做出更大的貢獻」之類的話，我相信，台灣會因此多結交一個朋友，何樂而不為？

（作者黃智慧／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助理研究員）